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三〇回 施賢臣聚議訪淫徒 賀人傑馳歸見老母

話說關太、計全將沿途上聞說各項姦淫案件，並在草橋驛客店遇見蔡天化留東露名各情節，一一向施公稟明。施公聞言，大怒說道：「如此強人，貽害百姓。若不嚴行拿辦，以正國法，本部堂何以對朝廷而安百姓呢？計賢弟與關賢弟，你二人沿途不免辛苦，且各回衙暫歇。」關、計二人唯唯退下，自去與黃天霸等說知，不必細表。且說這蔡天化，係關東人氏，今年才交二〇五歲，是飛來禪師的首徒，卻是一身好武藝，不但刀槍劍戟件件精通，飛簷走壁般般熟悉；他更有一個絕技，善運神功，任你刀槍利害，皆不能在他身上動入分毫。那飛來禪師是極愛他的，後來因天化仗著武藝高強，又喜一色字，師父就將他趕出了門。他見師父將自己趕出，卻正中心懷，便往來於天津、直隸、山東各處，專以盜劫財物、姦淫婦女為事。他有一種悶香，叫做雞鳴斷魂香，只要將那悶香燒起，總要到雞鳴時候，女子才會醒來。及至自己知道，卻又不知被誰人污辱。為此有含羞自盡的，不一而足。雖經各地方官懸賞緝獲，無如他來無影去無形，又無一定的下落，故此拿他不住。這日因各處拿他得緊，又打聽關小西等是施公面前得用的人，走此經過，沿途上不免聽人傳說，料定他們要在施公面前稟告的。又因施公向來專與他們為難，江湖上朋友，綠林中豪客，不知被他拿辦了多少。

因此要顯自己本領，露出姓名，偏激他派人拿捉。蔡天化存了這個心，所以才在草橋驛留了東帖，通了姓名，使關小西、計全知道，回去向施公說知，好使施公差人擒捉。這便是蔡天化始末原由。

且說關小西自見過施公，退出衙門，便去黃天霸那裡見著褚標、天霸，說明各節，並將施公傳知各人聚議的話頭，又告訴一遍。次日，天霸等皆齊集轅門，見施公請安畢，站立一旁。施公使命大家坐下，因說道：「昨日關參將、計守備解餉回來，說及由天津至山東一帶，近有彩花大盜，專門姦淫紳商士庶人家婦女，被辱之家不可勝數。閭閻受害，尚復成何天日？雖經各地方官懸賞緝獲，怎奈該盜行跡無定，不易擒拿。」

又據關參將、計守備聲稱，於徐州交界草橋驛地方，有人留東帖，上寫『賽罡風彩花魁首蔡天化』。本部堂之意，或者該盜不是蔡天化，卻與蔡天化有仇，借此挾嫌誣害，亦未可料。諸位賢弟英雄以為然否？」當下褚標即應聲說道：「大人的明鑒。」

在老民之意：那彩花大盜牛定是這留東露名的蔡天化無疑。」

施公道：「據老英雄所料自是不錯，但是他犯法露名，卻是何故呢？」褚標道：「大人有所不知，大幾有武藝的人，無論英雄好漢，以及江湖上朋友，除非不鬧出事來，若是已鬧出大事，總不肯縮頭縮尾，嫁禍於人。就是這個蔡天化，明知所犯之事，於國法難容，他卻仗著武藝高強。又因該處各地方官拿他不住，他便目空一切起來。他料定此事，終久要被人知道，差人訪捉他，卻偏要顯自己武藝高強。卻值關參將等解餉回來，打從那道經過，他便留那麼個東帖，露出姓名，故意使關參將報知大人，由大人差人擒捉於他。偏叫人拿他不住，那才顯他本領，顯然如此。這天化既有此舉，在老民看來，他的本領，恐亦不在我輩之下，只怕此人現已到了淮安，不過我等大家認不得他罷了！老民還有一說，大人貼身，還要格外防備才好。」施公道：「據老英雄所言，這天化是有些難捉了。這便如何是好？總不能使他逍遙法外，擾害良民，讓那些閭閻佳人，含羞莫白！」褚標道：「那蔡天化如此行為，怎麼能容他幸逃法網？但不過不宜太急。在老民之意，最好不動聲色，先將他形跡訪查確實，然後合力去擒，較為妥當。不知大人意下如何？」

施公正欲開言，忽見黃天霸在旁大怒，便向褚標說道：「你老為何長他人之志氣，滅了我等的威風？難道那蔡天化有三頭六臂不曾？就他真有三頭六臂，須放著我眾兄弟不死，也要將他擒獲住了，碎屍萬段，給那些被辱之家申雪。照你老這樣說法，慢慢的捉他，倘一日不將他捉住，民間多被一日之害；不但如此，還要給他笑我等無能。我黃天霸是不能忍的！」褚標道：「賢姪所言，急於為民除害，固是賢姪的好心，不避艱難，敢為敢作。但老朽有句話要問賢姪：你可知道他現在何處？譬如當面見之，你可認得他麼？」天霸一聞此言，頓覺語塞。褚標復哈哈大笑道：「賢姪！依老朽的主意，定然是明查暗訪。」

等有了實在消息，那時再並力合攻，不怕他插翅飛去。便是老朽也可助諸位一臂之力。」施公道：「老英雄所見正合某意。黃賢弟不必性急，就照老英雄這樣辦法也罷了！」褚標道：「雖然如此說，大人左右還須每夜得兩人，輪班保護才好。得到那人消息，將那人捉住，大家就可慶太平宴了！」大家答應，又議論了一會如何明查，如何暗訪的話，這才退出。看官，要知此一番英雄聚議，內中卻沒有朱光祖，因他自與殷龍解圍之後，他就另有別事去了。直到後來三訪鐵臂哪吒萬君召，那時他才出來，趁此交代。黃天霸等由此敘議之後，就各處眼線內頭，訪查蔡天化的消息去了，按下不表。

再說賀人傑由淮安起身，早行夜宿，在路上非止一日。這日已到家中，見著他母親梁氏。在賀人傑是說不盡的那依戀之意，在梁氏也是說不盡的愛惜之情，本是極喜之事，更是極樂之事。那知樂極生悲，他母子二人倒反相視無言，對著面流下許多淚來。覺得這三年之中，有許多話，竟不知從哪裡說起，對面流了一回淚。還是賀人傑破涕為笑道：「母親，你老人家近來身體還康健麼？孩兒自那年離了母親，去到淮安，不覺已經三載，何日不思念你老人家？刻刻想回來走走，無奈不得脫身。」梁氏聽說，就把人傑拉到懷中來，望著他笑道：「難得孩兒有志向上，顯親揚名，不必說為娘的心上歡喜，便是你父親在九泉之下，也要喜歡的。」於是賀人傑就將大鬧殷家堡，奉命婚配殷賽花，以及迎養的話說了一遍。梁氏聽了，好不歡喜。當下又問道：「孩兒，那殷家女子模樣兒生得如何？你可不要害臊，照實說與為娘知道，好使為娘放心，為你歡喜。」

人傑見問，便帶羞又細說了一遍。梁氏更加歡喜，當下即命人傑將帶來四名護勇安頓住下；一面料理擇日動身到淮。畢竟梁氏何日起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